

高原上生长

■赵仕华



陈磊绘

我还有印象。他后来写信回家时说,在巡逻中,他常看到高原上的草。遇到风雨满天,它们被吹得东倒西歪;风雨一过,它们又昂首挺胸了。尤其是那种草芽,尽管不起眼,让人觉得风一吹就会被连根拔起,但风过了,它依然精神抖擞。在信中,他说自己也要像高原的草一样,再艰难也不抱怨,条件再苦也要活出精彩。他给自己找到了新的目标:考军校。信中,海哥还说,连长认为他在同年兵中表现非常出色,骨干集训时也让 he 示范教学,还想让他学习驾驶技术。在当时,这是难得的好差事。等学会了开车,将来好找工作。可他拒绝了,他说自己已经决定考军校,就把学驾驶的机会让给了别人。

伯母听了连连叹气:“可惜了,可惜了!这娃儿太老实,学开车和考军校又不矛盾。”

我和海哥说起当时伯母的话,海哥摇了摇头:“不能什么好处都让我占了。我报名考学后,除了训练,就是复习。高原上氧气稀薄,看书的时间长一点就头痛,我只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再看。谁知考试那天,我发起高烧,浑身滚烫。监考老师劝我放弃考试,先去治病。”

我不知道海哥参加考试还有这样的波折。他看出了我眼里的疑惑,接着说:“我拒绝了,我付出那么多努力,都是为了这场考试,绝不能放弃。”

我看了看海哥:“你拍电报回家告诉我们你考上军校后,生产队像过年一样热闹,大家都为你自豪呢!”

海哥不好意思地笑了:“其实,我拍完电报后,蹲在路边,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”

海哥又告诉我,1994年9月,他走

番茄红了

■田青霞

搭帐篷一个理儿。”军人的手干起农活也利索,三两下就扎得结结实实。有时他刚从训练场回来,作训服还来不及换,人蹲在田埂上打着哈欠,手上的活计却不停,嘴里还念叨着明天的演练方案。我笑他“一心二用”,他说这叫“统筹兼顾”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菜地里绿意渐浓。眼看收获季节临近,我去得更勤了。一天下班,顶着通红的太阳,我奔向菜园。迎面而来的蔬菜欣欣向荣,仿佛向我招手微笑。沿着细细的田埂到了番茄片区,几个番茄已然熟透。我欣喜若狂,弯腰直奔那个最大最红的。手伸过去,却意外触到湿淋淋的一团。我低头观察,才发现地上依稀残留着番茄籽和汁液,而番茄果肉几乎全被掏空。再查看其他几个红番茄,也是如此,只有青涩的番茄完好无损。

究竟是谁偷吃了我的番茄?我满心疑惑却不得其解。第二天一早,我赶去菜园,看到几颗刚泛红的番茄又被啄食了。之后的几天,我得空就去菜园附近“侦察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我终于找到罪魁祸首,竟是那些斑鸠!我还发现它们不是单打独斗,而是团伙作案:等

官兵出完操,营区安静下来,三三两两的斑鸠就结伴飞来。它们俯冲到菜地后并不急于觅食,而是等站在高处的“侦察兵”确定环境安全后,才开始大快朵颐。倘若有风吹草动,担任“侦察兵”的斑鸠一声急促低沉的鸣叫,鸟群瞬间哗啦啦四散飞去。当天晚上,我把观察结果讲给丈夫听,他笑得直摇头:“这战术协同,还真利索!”

面对这些聪明的家伙,我首先沿用古老的办法:找来两根木棒,用铁丝捆好做成假人插在菜地边,再给它戴上草帽、穿上旧衣服。可斑鸠依然在营区安静后,肆无忌惮地前来觅食。

我把假人驱鸟无效的事告诉丈夫,他也来了兴致,拉我蹲守在田埂边,认真分析:“它们有‘侦察兵’,咱们也得变换阵法。”经过多次实践,我们在秧苗架周围绑上许多长长的黑色塑料条,让它们随风起舞。这下果然奏效,斑鸠不敢再来。我们终于吃到熟透的番茄,开心之余,丈夫得意地说:“这一招叫‘虚张声势’。”

可谁承想,没过几天,那些斑鸠似乎觉察出塑料条的破绽,再度返回啄食番茄。这一回,竟然连刚转为粉红的番茄它们也要啄上几口,仿佛是在对我们

岁月有情

海哥是我堂哥。在我的记忆里,他年少时一到假期就和伯父、伯母一起下地干农活,挑牛粪、背苞谷,有什么活就干什么活。一次暑假结束,他脱下背心时,身上被太阳晒出一个背心样的图案,让我印象十分深刻。

那年海哥高考落榜后,征兵的干部到了生产队。作为年轻人中为数不多的高中生,他顺利通过考核,走进了军营。

上个月,我遇到了海哥,请他讲讲当年在部队的事。他沉默了一会儿,点点头说:“1991年12月初,我穿着军装,坐上了前往西藏的列车。车窗外,贵州的山村越来越远,我感到有些迷茫,不确定人生的路究竟在哪里。”

我看了看他,接着说:“后来的事,我知道。3个月后,你从西藏写来了第一封信。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了,伯母让我念你写回来的信。你在信上说林芝的雪山很高,哨所的夜冷得很。我还记得你说那里的风能把石头吹裂,但你不害怕。”

海哥笑了:“有一回巡逻时,我坐在一块岩石上歇脚,看见脚下的石缝里,竟长着一棵草芽。那地方海拔4000多米,冻土坚硬如铁,一年里有半年是冬天。那草很独特,瘦瘦的、小小的,居然能活下来。”

我感慨了一句:“这草真不容易。”

他点了头:“我盯着那棵草芽看了很久,突然觉得自己也有些像它。我在心里告诉自己,赵仕华,你要努力啊。小草能在雪线上发芽,你也能在军营里扎根。”

我冲海哥竖起了大拇指。这件事,

灯火温情

湛蓝的天空下,我的番茄红了。守了它们快一个夏季,看着它们从青涩到泛起红晕,再到通体红透,像点亮的灯笼挂在秧枝上。

那年,我随军来到攀西高原。丈夫所在部队的营区在山上,家属公寓楼就在营区旁边。我上下班要爬坡过坎,还要采购大包小包的蔬菜,当时初来乍到,实感力不从心。丈夫看在眼里,疼在心里。恰好公寓楼旁有半亩闲置的空地,他便利用休息时间,和几个战友一起把它开辟成菜地。他是部队的骨干,平时指挥训练、抓战备值班,任务一项接一项,难得有整块时间陪我。因此这块菜地,成了他表达关切的“自留地”。翻土、起垄、施肥,他常常忙到天黑才收工。我心疼他累,他却抹把汗笑着说:“这比跑5公里轻松多了。”就这样,我们既能吃到新鲜又营养的蔬菜,又省去了每日下山买菜的奔波,可谓两全其美。

春天到了:我们在地里种了茄子、辣椒、豆角、生菜、油菜、小葱、青笋,还种了几垄我喜欢的番茄。闲暇时间,我几乎都耗在种番茄上了,给它们浇水、松土、授粉、除虫、施肥、插杆搭架。嗅着泥土的清香,我几乎感觉不到疲累。看着它们沐浴阳光逐渐成长,从嫩苗到扯秧,从开出黄色碎花到结出青葱小果,我心中涌出满满的成就感。

丈夫有时忙里偷闲来帮忙,一边搭架子一边说:“这架子得扎牢了,跟咱们



念 亲 恩

半生倏忽而过,回望来路,父亲如村口那棵苍劲老槐,沉默地立在记忆深处。他没有伟岸的身躯,却扛起了岁月风霜,用温情撑起家中的烟火。他没有豪言壮举,凭着勤勉与坚韧,托举我和哥哥的从军之志。

1987年盛夏,聒噪的蝉鸣织成密不透风的网,闷得人胸口发沉。直到那封军校录取通知书送进家门,一下子撞开了满室欢喜。哥哥不负10余年寒窗苦读,成了生产队第一个军校大学生!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全村,瞬间点燃了整个村庄。乡亲们纷纷前来祝贺,笑声裹着栀子花香,顺着晚风飘得很远。

父亲攥着哥哥的军校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,手指控制不住地发抖。当晚,他宰杀了院里那只天天蹲窝下蛋的老母鸡,灶上很快飘起了肉香。等开学了,父亲送哥哥上军校,临行前嘱托他:“进了军校就是军人,要学真本事报效国家。”

1992年夏季,高考落榜的消息,像一场突如其来暴雨,浇灭了我所有的憧憬。看着昔日同窗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笑逐颜开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那天干完农活,我便躲在屋里,连面对父亲的勇气都没有。父亲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,省吃俭用供我读书,就盼着我能有出息。我能想象他失望的眼神、愤怒的责骂。可父亲却推开我的房门,轻声宽慰我:“孩子,高考落榜不算什么,人生成才的道路有很多。去当兵吧,军营里摸爬滚打能练出真本事,照样有出息。”他声音沙哑,却带着力量,如阳光驱散我心中的阴霾。

1993年12月,父亲和母亲将我送至县人武部。临行前,父亲细心地为我整理军装,叮嘱我严守纪律、练好本领,眼神里满是不舍与期许。我从车窗向外看时,只见父亲挺直瘦弱的腰板,静静凝望我远去。我胸戴大红花、身着新军装,从家乡安庆乘轮船赴汉口,开启了我的军旅生涯。

踏入军营,新兵连的严格训练,是对意志与筋骨的双重淬炼。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让我疲惫不堪;严格的纪律要求也让我有些不适应。但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,父亲的话语就会在耳边响起,激励着我咬牙坚持。结束新兵集训,我被分到空降兵部队,成为一名航空机务兵。

对于我们而言,每一次细致检修、每一回精密排查,都关乎空降作战的成败,更连着战友的生命安危,容不得一丝松懈。无论盛夏酷暑,还是寒冬腊月,我都坚守在检修一线。我知道,身上的戎装承载着父亲的殷殷期盼。

1996年,我凭借过硬的军政素养和突出的文化课成绩,如愿叩开军校大门。喜讯传回故乡,父亲激动得彻夜难眠。

军校里,我把航空维修专业知识揉进每一日的苦读,在摸爬滚打的日常里磨硬了筋骨。一次拆开家书,我看到父亲的来信里写着14个字:“听党话、守军纪、精业务,做合格军人。”短短的话语在我心里重若千钧。

父亲时常告诫我,身着军装就要扛

南迦巴瓦峰下的誓约

■达星星

两情相悦

风从雪山垭口卷来,裹着细碎的雪粒,带着3600多米海拔的清冽与锋利,钻进衣领、袖口,在皮肤上洒开刺骨的寒意。欧光媛下意识地裹紧了身上的军装,衣服上混着高原阳光晒过的味道和机房特有的金属气息。

军装的口袋里,藏着一张崭新的合影。照片上,美丽的南迦巴瓦峰下,男友贾镇源托着戒指向她走来,欧光媛激动得难掩泪水,远处的冰川在阳光下流动着碎玉般的光泽,如梦似幻。

贾镇源是戍守在新疆伊宁的武警战士;欧光媛是西藏军区某部话务女兵。经战友牵线搭桥,相隔3000多公里的他俩有了交集。闲余之余的短暂聊天,他听她讲高原稀薄的氧气、凛冽的长风、日夜坚守机房的枯燥与责任;她听他说执行任务时漫天的风沙与深夜站岗的星月。没有朝夕相伴的机会,他们的相恋,藏在一次次相隔千里的通话里。

去年凛冬,贾镇源踏着伊犁河谷的霜华启程,辗转搭乘飞机、火车、大巴,一路向着日光漫洒的西藏奔赴而来。

“红景天记得吃,别乱跑,别洗头洗澡,多休息。”欧光媛在电话里反复叮嘱。然而,刚抵达欧光媛的驻地,贾镇源还是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。傍晚,欧光媛为他打来温热的饭菜,贾镇源揉了揉太阳穴,挤出一丝笑:“踩在地上,就像踩在云里,晕乎乎的。”

父爱的托举

■夏效生

起军人责任,投身航空机务,就要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精一行”。毕业后,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空降兵部队,回到了航空维修战位。

遥想我从初入军营的懵懂到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官,每一步前行,都离不开父亲的托举与指引。

2006年3月13日,母亲不幸遭遇车祸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噩耗突然传来,整个家瞬间沉进巨大的悲痛里。母亲的离去,受打击最大的是父亲。那个一辈子难掉泪的男人,伏在母亲灵前,哭得像个找不到方向的孩子。他攥着母亲的手哽咽低语:“你怎么就这样走了……”

母亲骤然离世后的短短几日,父亲竟已是满头白发,眼底翻涌着疲惫和悲伤。我返回部队后,父亲每次通电话都用故作轻松的语气掩饰情绪:“我没事,家里一切都好,你安心在部队工作,别惦记家里。”可我清楚,多少个深夜,父亲独自坐在母亲的遗像前,一直坐到天亮。

后来父亲把思念深深藏进心底,用心操持家中琐事。他对我 and 哥哥说:“你妈在天上看着,我们不能垮。你们守好国门,我守好家门,让国家放心,也让你妈安心。”

如今我和哥哥都脱下戎装,在地方工作。岁月压弯了父亲的脊背,可他见到我时经常会下意识挺直腰板,皱纹里满是欣慰。“不管干啥,守本分、干实事就是最好的孝。”父亲总这么说。

在我心中,父亲就像村头那棵站了百年的老槐树,扎根乡土,经了一辈子风雨依然耸立。我们的每一步成长,都浸润着父亲的教诲;我们走着走着,就长成了他的模样。

家庭秀

蓝蓝的天空上
云朵悠悠地飘
风儿拂过我的脸
妈妈的怀抱柔软又暖暖

石头上写着红红的字
我伸出小手轻轻碰
爸爸在耳边对我说
这就是“界碑”

我还不理解界碑的含义
只知道爸爸日日坚守在这里
我要在晴空下快快长大
将来和爸爸一同守护这片蓝天

定格

日前,新疆军区某边防连干部杨龙的妻女来队探亲。图为杨龙与家人参观界碑。

图文:杨仰优